腊子口上降神兵

■羿 非



迭山横绝，万仞壁立。甘肃省迭部县的群山挤逼出一道狭谷，腊子河裹挟着雪山融冰的寒气，在嶙峋黑石间奔涌咆哮。斧劈一般的崖壁相向对峙，仰首只见一线长天，云霭在陡岩半腰盘旋沉浮。

这便是自古有“川甘锁钥、陇蜀咽喉”之称的腊子口。

百丈危崖扼住唯一通道，谷底激流轰鸣不息，仿佛千年未歇的战鼓。岩壁上深浅斑驳的弹痕嵌在青石之中，风雨冲刷90余载，依旧清晰可辨，无声镌刻着1935年秋的铁血鏖战。不远处，腊子口战役纪念馆静立青山绿水之间，以沉静的姿态收纳战火记忆。在这里，一段绝境破局的长征史诗徐徐铺展，留下“腊子口上降神兵”的不朽吟唱。

1935年9月，北上红军走出茫茫松潘草地，腊子口天险横亘眼前。国民党军新编第十四师鲁大昌部凭险布防，桥头碉堡林立，机枪火力死死封锁独木桥。数十万敌军紧追不舍，身后草地已是绝路。倘若腊子口不能攻克，红军便会困死在雪山草地之间，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将化为泡影。生死存亡关头，中革军委下达攻坚命令，将打开北上通道的重任交给红一军团二师四团。团长黄开湘、政治委员杨成武率领这支开路先锋，直面这道几乎无法逾越的雄关。

9月16日午后，攻坚战斗打响。峡谷逼仄，大部队难以展开，重火器无从施展，整座隘口仅有一座独木桥连通南北。守敌依托碉堡构筑交叉火网，密集子弹与雨点般的手榴弹死死封锁桥面。红军数次正面突击，都被凶猛火力压回，伤亡人数不断增加。久攻不下之际，团指挥员抵近前沿勘察，冷静研判敌情，识破敌军防御软肋：守敌一味迷信绝壁天险，重兵尽数集中于隘口正面，两侧崖顶疏于设防，桥头碉堡没有顶盖。倘若有人攀上右侧绝壁，从崖顶向下打击，便可直捣敌核心工事。

夜色沉沉，山风凛冽，腊子河涛声阵阵，如战鼓轰鸣。部队迅速敲定“正面牵制、侧翼迂回、上下夹击、夜战破敌”的决胜之策。杨成武率连队坚守正面阵地，组织突击小队轮番佯攻，持续袭扰敌军，牢牢牵制正面火力，让守敌全程紧绷、疲于应对；黄开湘带领主力连队，隐蔽迂回至右侧绝壁之下，筹划攀岩突袭、敌后破袭。

百丈悬崖垂直陡峭，崖壁光滑，无路可攀，夜色中更显凶险，常人望之胆寒。危急时刻，苗族小战士“云贵川”挺身而出。常年在深山采药狩猎的他熟悉峭壁攀爬，手握带铁钩的长杆，钩住崖缝树木，孤身向崖顶攀登。铁钩咬进石缝的刹那，整座山都屏住了呼吸。他一点点向上挪动，终于登上崖顶，在漆黑绝壁之上踏出一条生命通道。随后放下由绑腿连结拧成的绳索，接应百余名官兵陆续登顶。一颗白色信号弹划破沉沉夜幕——迂回部队已成功抵达敌后高地。

9月17日凌晨，3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，总攻正式打响。潜伏崖顶的红军居高临下，将手榴弹投向没有顶盖的敌碉堡，爆炸火光撕裂暗夜。敌军突遭后方重击，阵脚大乱。正面突击队员抓住战机猛攻独木桥，潜伏桥底的勇士翻身上桥，挥舞大刀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。守敌防线瞬间崩塌，仓皇溃逃。

拂晓时分，晨光穿透峡谷云雾，红四团勇士彻底攻克腊子口天险。这场山地奇袭，粉碎了国民党军困死红军的图谋，打通北上陕甘的咽喉要道，成为长征途中以智取胜、以勇破险的经典战例。

战后回望浴血鏖战的峡谷关山，杨成武挥笔写下掷地有声的诗句：“腊子居川陕，英雄克此关。为开前进路，何惜血流干。”

彼时，杨成武年仅21岁。身为红四团政治委员，他见证天险之峻、战局之险，目睹战友前仆后继、浴血冲锋，以血肉之躯击穿绝境、踏平关山。这首《突破天险腊子口》不事雕琢，无华丽辞藻，字字取自战地，句句饱含铁血担当。腊子口是横亘长征路上的生死雄关，年轻的红军勇士凭着钢铁意志攻克此关、冲破封锁。“为开前进路”，点明红军北上抗日、救亡图存的坚定志向，所有牺牲都不是无谓血战，而是为苦难深重的民族求索一条生路；“何惜血流干”，尽显红军勇士为信仰义无反顾、甘愿奉献一切的牺牲精神。短短20个字，质朴刚毅，铿锵豪迈，承载着开路先锋向死而生的英雄气概，是红军勇士最纯粹、最赤诚的精神写照。

同样亲历腊子口之战的萧华，有感于这场攻坚战的艰险与壮烈，以开阔雄浑的笔调写下《突破腊子口》一诗：“峭峰插云一线天，陇蜀千嶂峡道连。秋风夜雨腊河吼，关险防固敌凶顽。绝壁巉岩挡不住，神兵飞下万重山。横扫白军葬深谷，征师高歌进陕甘。”

全诗层层递进、气势磅礴，开篇4句描摹战场环境，峭峰凌云、一线通天，连绵群山锁住陇蜀通道，秋风夜雨之中腊子河咆哮奔涌，敌人凭借坚固工事负隅顽抗，层层渲染绝境之下的严峻态势。而后笔锋陡转、气势升腾，精准抓住此战最震撼的奇袭一幕——再高的山崖、再险的关隘，也挡不住红军勇士前进的脚步。收尾两句描写红军勇士横扫顽敌，彻底摆脱敌军围追堵截，铁流高歌向陕甘挺进，道尽腊子口一战举足轻重的战略价值。整首诗情景交融，险境与壮志交织，既是战场纪实，也是一曲礼赞红军智勇与胆魄的英雄颂歌。

“腊子口上降神兵，百丈悬崖当云梯。”这是萧华后来创作的《长征组歌》中《到吴起镇》篇章里的名句，文字凝练传神，饱含革命浪漫主义色彩，定格了腊子口战役最惊心动魄的瞬间。所谓神兵，从来不是天降神力，而是绝境之中敢于拼死破险、善于出奇制胜的红军勇士。他们以绝壁为梯，硬是在百丈悬崖踏出一条胜战之路，把红军踏破天险、智勇闯关的壮举，永久镌刻进厚重的红色记忆。

“英勇红军世无双，踏破千山万水长。雪山草地任飞越，寒暑饥乏无阻挡。冲破天险腊子口，歼灭顽敌鲁大昌。铁流两万五千里，挺进陕甘为救亡。”这是欧阳文《长征》组诗中的一首，立足红军长征宏大视野，用诗句标定腊子口战役的历史坐标。

欧阳文是长征途中随军转战的政工干部，亲历红军万里征程的风霜磨难，深谙每一场硬仗的战略意义。这首诗铺展出气魄恢宏的长征画卷：红军翻越皑皑雪山、跋涉茫茫草地，直面寒暑更迭、饥寒交迫的极致考验，纵使前路遍布千难万险，依旧步履坚定、一往无前。冲破天险腊子口，是北上红军长征后期极具转折意义的关键一战。这场胜利，不仅是一次山地攻坚的战术大捷，更打通了红军北上落脚陕北、竖起抗日大旗的战略通道。诗作深刻诠释：红军浴血突破腊子口，从来不只为突围求生，更为家国救亡、民族存续。铁流万里，征途漫漫，而初心不改、使命不移。

时光流转，硝烟远去。当年炮火连天的峡谷，早已换了人间。平整的柏油公路沿峡谷铺展，现代化大桥横跨腊子河。藏乡村落静卧青山，屋舍整洁，草木葱茏。游人沿山路缓步走入纪念馆，锈蚀的步枪、残缺的手榴弹、磨损的干粮袋、泛黄的作战草图，一件件文物无声诉说着那场破险鏖战。纪念碑屹立隘口，庄严肃穆，静静守望这片浸染热血的山谷。山风穿峡，松涛阵阵，仿佛回响着当年红军胜利的歌声。

盛世安澜非天赐，铁血先驱铸山河。腊子口之险，险在千仞绝壁、一夫当关的峭拔山势，更险在敌军合围、身陷绝境的至暗时刻；腊子口之胜，胜在敢于亮剑、舍生忘死的血性，胜在明察战机、出奇制胜的谋略，更胜在骨血之中矢志不渝的信仰。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淬炼出的长征精神，已熔铸进人民军队血脉，历经岁月洗礼，生生不息。

关山如黛，征途如虹。强国强军新征程上，仍有新的“腊子口”待攻克，新的“娄山关”待逾越。我们当以先辈为镜、以历史为炬，传承“何惜血流干”的牺牲品格，赓续“神兵破万难”的斗争风骨，以初心赴使命、以铁血护山河，让长征英雄壮歌永远激荡壮阔征程、响彻华夏大地。

一瓣心香

转身，在陕北高原的灯火里

■赵山学

10年前，也是一个清晨，我背着背包，走进绥德县人武部的大门。门楣上那八一军徽，在陕北特有的澄澈阳光下，灼得我心头一热。那时不曾想过，我在这里一待就是10年；这片黄土地，会成为刻入骨髓的第二故乡。

如今，我转身离开。清晨5点的陕北高原尚未完全苏醒，无定河上的薄雾一如当年。我整理着领花与肩章，过往3000多个日夜在脑海中奔涌。

我仍记得第一次带队下乡开展征兵宣传，那个名叫小军的青年，黑黝黝的脸上目光如炬。他说他想去最艰苦的边防，因为“绥德汉就是响当当的汉子，参军报国就是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”。他的母亲是一位普通农村妇女，用布满老茧的手在入伍志愿书上按下指印，坚定而利落。10年来，我送走的一茬茬兵从这片土地走向神州大地的座座军营，成为祖国钢铁长城的一块块砖石。他们的背影，是我军旅生涯中最踏实的注脚。

最难忘的是郝家桥村。8年前那个中秋，我与战友又一次走进侯志荣家的窑洞。院里的枣树压弯了枝，老侯搓着粗糙的手，要我们尝尝刚打下的新枣。“甜着哩！”他咧开嘴笑，皱纹像黄土高原的沟壑。更记得那年暮春，央视记者来采访时，老侯动情地说：“多亏了人武部的同志来帮忙，是真心实实在在的帮助。”我拍拍他的肩，回应道：“这是你们自己肯干，村‘两委’带领得好，我们就是搭把手。”老侯却认真地说了一句：“你们穿着军装过来，我们心就安了。”那一刻，我心底突然升腾起一股莫名的欣慰。我们洒下的哪里是汗水，分明是在这片最朴实的土壤里撒下了种子，长成了信任的参天大树，结出了幸福的果实。

我的办公室窗外，是西山生态园。春去秋来，我看着光秃秃的山坡披上绿装，也见证我们义务植下的树苗长成一片苍翠。10年时间，足够让一片土地改换新颜，也足够让一个人懂得“奉献”二字的分量。这身军装，不曾经历前线硝烟，却浸满陕北的风沙。

2017年盛夏，陕北南部突降暴雨，大理河在7月26日凌晨突发特大洪水。我们紧急集结专武干部和民兵，连夜巡查转移沿岸群众。风雨中，没有人退缩，迷彩服与救生衣的橙红交织在一起，成了最令人安心的色彩。那一刻，我真正明白了这身军装对于这片土地的意义：它是危难时百姓眼中的希望。

站在疏属山上眺望，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铺展开来。那峰峦起伏的壮美，让人领略大地裸露的铮铮脊梁，亦领悟岁月写就的壮阔史诗。这片土地，见识过蒙恬大军的金戈铁马，聆听过公子扶苏的无奈叹息，如今见证着我们这些普通军人的默默坚守。历史在这里沉淀，化作肩上沉甸甸的责任。

10年，足以让我的口音带上几分陕北腔调，足以让灵魂被信天游的嘹亮婉转与石狮的沉雄坚毅重新塑造。绥德，这个誉满八方的“天下名州”，以其厚重的历史与淳朴的民风，教会了我何为“根”、何为“韧”，也教会了我在困难面前如何保持从容、坚定和大度。

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。交接工作的清单早已核对无误，办公室一尘不染，如同我来时那样。办公桌上，我为接任者留下一本崭新的廉政日志本，以及我们新老交接时温馨的合影。

转身，不是结束。正如我们勉励新兵：告别，是为了奔赴下一个需要我们的地方。这身军装，穿上了，就一辈子是祖国的兵。陕北高原的灯火，连同它清晨的薄雾、正午的日头、傍晚的秧歌和耳畔的信天游，都将凝成我心中永不换防的哨所。

那么，便不说再见了，我热恋的陕北。

“精神之舟无码头”

■胡海鸽

红色记忆

20世纪90年代末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结识了原南京军区炮兵顾问、离休老红军干部陈靖。在与他交往以及阅读了他和家人送我的几本书后，我了解到革命前辈陈靖的传奇经历及其充满激情的一生。正值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，让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长征，认识这样一位红军老战士。

一

陈靖1918年出生在贵州省瓮安县陈家湾一个普通农家。父亲为人豪爽仗义，母亲喜欢唱山歌。童年时的陈靖只读过4年书，但在父母影响下，会唱山歌，会讲故事，会画画。

1934年10月，红六军团来到瓮安。和同乡10多个青年一起参加红军后，16岁的陈靖成为一名司号员。不久，父亲因“通共”嫌疑被反动民团砍死，母亲也在贫困忧郁中离世。部队成了陈靖的家。

一次联欢会上，素来重视宣传队建设的贺龙，见陈靖会吹笛子、吹树叶、唱山歌、打快板，就说：“这个娃儿不错！让他到宣传队去。”从此，陈靖成为一名宣传员。

宣传队任务繁重，既要给指战员加油鼓劲，又要沿途张贴标语，在战场上喊话，宣传红军的政策主张。宣传队分为3个分队，陈靖所在的三分队是音乐分队。他们的乐器不多：两把二胡、两支口琴、一把月琴、一支笛子和一台手摇留声机。长征路上，敌军围追堵截，充满各种艰险，但宣传队的演出一开始，不少人便喜笑颜开。

《梅花三弄》是大家最喜爱听的古曲，红军指战员或许是欣赏梅花傲雪凌霜的高尚品格，对这首曲子百听不厌。黔东突围时，部队巧妙摆脱几倍于己的敌人追击，《梅花三弄》奏得格外雄壮有力。战士们有的吹着口哨，吹着树叶，吹着梳子（用一张香烟纸蒙在梳子上连哼带吹），加入到宣传队的演奏中。到了乌蒙山区回旋转战时，《梅花三弄》又变得轻快悠扬。无论在崎岖山路上还是泥泞水滩边，这首古曲总能给大家带来强大的精神力量，卷走困顿和烦恼。

陈靖曾回忆说：“此时战士们疲惫的脸上流淌的热汗，似乎都反射出光芒。如果换成其他曲子，行列中就有人会喊：‘我们要听《梅花三弄》。’班长向黑樱便对大家说：‘来！再奏《梅花三弄》。’”老班长1981年临终时还嘱咐陈靖，一定要写一篇关于《梅花三弄》的文章：“它可在长征路上立了大功啊！”

二

宣传队表演的歌曲，大多是用《小放牛》等老曲填上新词。有的起宣传教育作用，如《三大纪律》；有的由战士自发创作，尤其是擅长山歌的南方青年，随编随唱，一首接着一首，表现出无穷的创造力，例如“走了一山又一山，湖北一拐到四川，才在贵州歇个脚，眼睛一眨到云南”。

1936年4月，部队艰难登上玉龙山，战士们便编了段豪爽风趣的民歌词：“玉龙山，高又大，蓝天夹在腋窝下。在此横站万千年，谁敢前来碰碰它。玉龙山，不可怕，红旗直往顶上插。龙公龙母真听话，乖卧红军脚板下。玉龙山，再见吧，恕不在此久留啦。全国革命胜利后，再来陪你扯闲话。”事隔多年，玉龙山下还在传颂着这首民歌。

说起红军的艰难困苦，人们常会想到《长征组歌》中的“雪皑皑，野茫茫，高原寒，炊断粮”。据陈靖回忆，他们翻越海拔4700米的扎浪雪山时，突遭冰雹袭击，临近山顶，人迈不开步，喘不过气，甚至大小便失禁。陈靖和身边战友吞了几粒仁丹与和着辣椒面的雪团，最终昏倒在山这边。等他醒来，发现已被战友捆在马背上，翻过了雪山。

过草地时，干粮都吃完了，大家就挖野菜、采野生蘑菇、煮皮带和皮鞋底，甚至在牦牛粪中淘出青稞充饥。宣传队自编的山歌唱道：“牛皮鞋底六寸长，草地当中好干粮。开水烧后分外香，两寸拿来熬野菜，两寸拿来做清汤，一菜一汤好花样，留下两寸战友尝。”

宣传队的另一项工作是在纸上或门板上写标语，让战友在路过和休息时受到鼓舞。战士们不爱看单调生硬的口号，喜欢有调有韵、生动活泼、短小精悍的词，于是，一种类似顺口溜的鼓动诗就出现了。宣传队写得顺手，喊得顺口，战士们也听得顺耳、带劲。

红军抢渡乌江渡口鸭池河时，将湘军李觉纵队甩在了河对岸。陈靖奉命写下他的第一首鼓动诗：“远看一条索，近看鸭池河。敌人拼命堵，老子硬要过。要过要过这就过，李觉送行蛮不错。你在对岸站岗哨，我在这里洗个脚。”诗旁还有漫画：红军和敌军隔河相望，敌军垂头丧气，红军洗脚欢笑。这些漫画也是应战士们的要求创作的。大家觉得光有几行干巴巴的标语不过瘾，见了宣传队就大声嚷嚷：“你们别偷懒，为什么不画画？”所以，每到宿营地，尽管征途疲惫，宣传队员也要挥笔为标语作画，哪怕只画一两朵盛开的山花。

长征途中扩大红军队伍，宣传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他们自编自演的独幕剧《我当红军去》，引起那些不甘忍受剥削阶级压迫欺凌、急于寻求出路的农村贫困青年的共鸣。一场演出下来，就有20多个青年愿意参军。从贵州黔西到毕节，25天时间内，红二、六军团增加了5000余人，兵员得到极大补充。

三

宣传队营造欢乐气氛，也时刻面临生死考验。战斗间隙，在半山腰或岔路边，他们常会来一场10分钟的“飞行演出”。这些演出付出的不仅是汗水，还有鲜血和生命。

在云南省富民县的战斗中，陈靖被一颗子弹擦伤头皮，险些送命。在野马川的阻击战中，宣传队和作战部队坚持战斗，掩护山下部队安全行军。天上有飞机炸，地上有大炮轰，班长的胡琴被炸飞，陈靖的月琴被炸成两半，另一位战友的左手被打断。大家从硝烟中站起来，拍拍身上的泥土，又继续演出。

宣传队一路减员，一路扩充，前赴后继。在昆明参军的李氏兄弟，哥哥李云平20岁，能吹笛子，会写文章，第三次过雪山时，用尽全力为战士演奏完两支曲子，在哈达铺吃了一顿米饭后，心脏停止跳动；弟弟李云安17岁，是音乐队骨干，过草地时身上背着一把月琴，手上提着留声机。走到噶曲河边，尽管身体已极其虚弱，他还是不舍得扔下留声机，牺牲时身上还背着月琴和5张唱片。

草地行军至阿坝附近，红二、四方面军已会合。陈靖受命带领16人的演出队，为红二方面军六师表演了刚从红四方面军“工农剧社”学来的歌曲、舞蹈、短剧等。可能是饥寒交迫，加上高原反应，第二天早晨，帐篷里4名队员全身冰冷僵硬——昨天还在同台演出的战友，一夜之间便阴阳永隔……

陈靖后来担任过“挺进剧社”社长，多次跟随部队参加战斗。解放战争时期，他参加过大同、石家庄、平津战役。新中国成立后，陈靖拿起笔，开启写作生涯。他喜欢记录红军不平凡的征程，抒发自己丰富的思想感情。他利用工作之余，以长征为题材，创作发表了组诗《枪剑风云录》，出版长篇小说《红军不怕远征难》和《金沙江畔》（后被改编为电影剧本，拍摄成家喻户晓的电影）。

四

1982年离休后，陈靖没在家侍花弄草，安享清闲，而是依旧满怀激情。他说：“生命旅途有驿站，精神之舟无码头。”1985年，年近七旬的他决定重走长征路。他向组织表示：“我在征途中如遇意外，就像当年红军那样就地掩埋，家人不得有异议。”

1986年，陈靖携妻子翟羽佳以及几位年轻人踏上征程。漫漫长路绝非坦途。一次在巴塘东山，海拔4200米，车突然陷进雪沼，靠后面过路车的帮助，他们才脱离险境；还有一次，秦岭南麓塌方，他们只好背起行李，徒步绕行。在武陵山区，陈靖摔伤，致左腿踝骨粉碎性骨折，连夜去医院打石膏。医生劝他暂缓“长征”，他执意又踏上征程。在扎浪雪山上，他迎来自己70岁寿辰，并以乐观主义精神写下豪迈词句：“跃上四千七百米，饱览长天，环视长天，人生几回得此观。”

从瑞金出发，陈靖花了3年时间，经过江西、福建、广东、广西、湖南、湖北、贵州、云南、四川、西藏、青海、甘肃、新疆、宁夏、陕西、河南、安徽共17个省、自治区，沿途采访拍摄，收集革命老区历史和现状资料，写下74篇重走长征路随笔、200多首诗歌。照片里，他身穿旧军装在窑洞前、碾子旁，与乡亲们聊天；在大渡河边，与老船工合影；蹲在地上，手捧大碗吃饭；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孩子们在一起欢笑。陈靖在一群小学生的簇拥下有感而发：“当年草原万籁无鸟鸣，如今藏羌回汉读书声。”

2002年初，一生都在征途中的陈靖不幸病倒住院。我去看望时，他说：“希望再给我5年时间，将手中的事情干完。”同年10月30日，陈靖去世。他求真求实、关怀现实的精神，永远鼓舞后人。



秋林山静石涧流（中国画） 问 田作